

眷沃土从未忘本 颂苍生人民作家

电影《白毛女》编剧、从平山走出的著名作家杨润身病逝



杨润身简历:

杨润身,1923年7月31日生,汉族,石家庄平山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作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天津市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员,原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离休干部。

杨润身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一辈子笔耕不辍、潜心写作,先后发表作品4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话剧《炉头会》《一碗饭》《柴庄穷人翻身》《前夜》等;电影《白毛女》(合作)《探亲记》《山村会计》等;长篇小说《风雨

柿子岭》《九庄奇闻》《魔鬼的锁链》《白毛女和她的子孙》《白求恩的女儿》《“天堂”里的凡人》;中短篇小说《杨润身小说选》,散文集《白毛女故乡的风采》等。1945年获晋察冀边区优秀剧作一等奖,1957年获文化部优秀编剧一等奖,1982年、1984年获天津市鲁迅文学奖,1986年获全国金盾文学奖一等奖。特别是1952年他参与主创编剧的电影《白毛女》影响深远、家喻户晓。

本报讯(记者 刘迪)“杨润身同志一辈子对党忠诚,不忘初心、矢志不渝,铁心跟党走。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民、对文学艺术高度负责,始终坚持用他手中的笔讴歌时代、讴歌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是一名党的优秀文艺战士……”3月25日,天津市作家协会发布讣告,称著名作家杨润身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24日22时27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7岁。记者随后联系了杨老的儿子杨云,他表示:“根据父亲生前意愿,丧事从简,不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追思会另行安排。”

讣告发出后,许多读者都表示非常难过,尤其是杨润身的平山老乡们纷纷对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进行追思和哀悼。天天要吃平山的小米、山药;最爱听原汁原味的平山话,自己也总是一口家乡话;灵感枯竭时,他说:“我要到我的故

乡去找回我的笔!”……杨润身曾在他的长篇小说《危险火花》的后记中说:“我抛不开故土之情。我的故乡在革命老区,每一片泥土都洒着受难同胞的血泪,每一片山石都刻着先烈的无私,故土成了我的生命。属于自己的时日已很短暂,更加眷恋故土,更加离不开故土,更加珍惜乡亲们的深情厚谊。”

文化界专家认为,杨润身这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展现了其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即他的作品主要取材于故乡冀西革命老区平山县,老区平山成为其创作灵感的源泉,对平山革命历史的发掘和对平山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命运的关注,也使他在创作了“平山系列”作品的同时,成为平山故土的歌者,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

家乡人对杨润身同样有着深厚的情感。

“我想了解杨老的知名度,无论走到哪里,我会问一些60岁以上的农民是否知道杨润身?大多数人都摇摇头,但是只要提起杨润身,马上就会捅破话匣子。”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台长刘晓江从2013年起开始为杨润身拍摄纪录片《沃土》,他说,平山的乡亲们亲切地称呼杨老为“杨杆子”。开始时不解其中意,后来在6年断断续续的采访中,刘晓江才知道这是因为杨润身的真诚和朴实。至今,刘晓江也忘不了和老人初见的样子——他的家很朴素,甚至可以说很清贫,老人穿着一身中山装,显然是为迎接客人特意换上的,衣服上长时间存放的褶皱显示着对人的尊重。“采访著名演员田华时,她就曾赞扬杨老的真诚。”关于杨老的故事很多,刘晓江总结一句:“他的风骨和人品,他始终不渝的理想和信念,他对艺术的坚定和执着都像一面旗帜指引着我们。”

柴庄遗稿在风华落满村

□张志平

一代风流尽,马家恸哭深。
音容常相忆,日日布衣行。
柴庄遗稿在,风华落满村。
远行多伙伴,梦归柿子岭。

——沉痛悼念杨润身先生

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到河北平山拍摄《白毛女》,急需找一位熟悉当地民俗风情和山水形胜的文化人,贺敬之推荐了杨润身。杨是土生土长的平山人,又是晋察冀边区群众文艺的领军人物。杨润身的加盟使影片更加接地气和生活化,通片呈现出太行山区浓浓的平山气息。自此,杨润身也和水华、陈强、田华等结下了终身友情。

影片先后在平山天桂山、洪子店、高村等地拍摄。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根据杨润身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探亲记》,剧中的情节、对话、包括服装等,我感觉故事就是发生在平山。上世纪八十年代和杨老谈起,他坦言人物的原型是在平山。

1965年,长春电影厂又和杨老合作,在平山七亩村拍摄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山村会计》。我记得主演是《南征北战》的“小胖墩”(铁牛),印象很深。七亩村依山傍水,一条治河,两条大渠又分三个台阶撒村而过,安逸小村,风光秀美。如今七亩老村已残破,地主安文斗的庄园村也成破壁残垣。

平山是个出文化人的地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音乐家曹火星,《斗地主》的著名摄影家齐观山,话剧《六号门》的作者张学新,《东行漫记》的作家闫涛,“齐家五姐妹”都出生成长在这块土地上,如今,当年牢记周总理“土包子就是管洋包子”的嘱咐,从平山北白楼出发,打着红旗,扭着秧歌进天津接管文艺阵地的那批平山文化精英们逐渐地走远了,但他们留下的伟大作品和崇高的风范,将与滔滔漳沱同在,和巍巍太行共存。

杨老的离去,平山的历史文化又关上了一扇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真做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杨老的去逝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和他相识于上个世纪的1988年,西柏坡夜话;津门拜访;北马家看望;拍摄《平山记忆》时杨叙,也为他的新书《风雨柿子岭》出版奔波……先生走了,眼前又浮现出他拖着羸弱的身体,一袭布衣、一顶草帽常年奔波在平山的沟沟岔岔里,戴着老花镜写作的样子。还是那样勤奋,还是那样清贫,每每想到,心中总是五味杂陈,多了感慨。有些心酸,引发了思念。杨老走好!

25日打开手机,看到老作家杨润身去世。近几年未与杨老见面。只是从不同的渠道得知他在医院的信息。杨老是我接触到的身在乡外心系家乡的老作家之一,他一生勤耕不辍笔,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印象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现将2015年撰写的《我所接触到的老作家杨润身》发出,以示纪念。

□范文昭

我从1991年转入石家庄党史部门工作后,其中有一项工作是征集地方党史人物,为他们树碑立传。因而对从石家庄走出去有了名气和为石家庄作出贡献的近现代人物比较关注。

杨润身是从平山走出去的文化名人,一度又回到平山体验生活,自然也在我们的关注之列。

没完成老部长交办的任务

大约是在2003年,对石家庄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比较熟悉的石家庄老地委宣传部部长张德良让我到他家,希望我能给杨润身写一部传记,张德良老部长还很郑重地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袋子,袋子里是他列出的关于杨润身传记的详细提纲。我感到这个任务很艰巨,对杨润身的名字很熟悉,他的一些文章也从报刊上看到过,可写一部传记得掌握多少素材啊。

听说杨老长期在平山县城住,有一次和他取得联系送到平山拜访。这样一个有名的作家,并且在县里挂职县委常委,估计会住在一个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的地方。等我们七拐八拐找到他家时,他却住在平山南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别人不住的旧式居民楼里。杨老住一楼西户,进了门是狭窄昏暗的旧式客厅,进到客厅适应一下,才能看清对方的面目;两间卧室的旧床上放着陈旧的被褥;迎接我们的杨老用的还是褪了色的上世纪80年代用的确良布做的四个兜的灰色中山装。

杨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我跟你两个哥哥都挺熟悉,老朋友了。杨老地道的平山口音一点儿也不像20多岁就进入了大城市的人;慈祥和蔼的语气一点儿也不像个人名,倒像是自己的父辈。我跟他说明了来意,特意说明是受老部长委托来的。谁知杨老很诚恳地说:“文昭啊,不能写我,我算什么,我写的那点东西算什么!比我强的人多的是啊。”

杨老很健谈,80岁的老人思维敏

我所接触到的老作家杨润身

捷,语言风趣。他给我们介绍了他到平山挂职的一些生活。

文化大革命使杨老失去了最宝贵的创作年华,等到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之后,老杨才重新归队,并在天津市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作协副主席。可此时的杨润身已经找不到创作的感觉了。有一度,他曾痛苦地说:“我的笔丢了!”

1978年年底,杨老不顾体弱多病,离开生活安逸的天津,带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回到了培育他、成就他但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的革命老区平山县去找他“丢失了的笔”。

到平山挂职县委常委,他给自己“约法三章”:一是不享受常委待遇;二是小车不坐,送礼不收、私事不办;三是不吃请,下乡吃饭按规定付钱。

他是县委常委,县里给他配了小汽车,他却经常骑着“永久”牌自行车体察民情、了解社情。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下乡采访,半路上口渴难耐,向路旁的农民讨了两个西红柿解渴。吃完后他发现自己分文未带,便骑了十几里路的车赶回县里取了钱,硬是把钱付给了那位农民。杨老的举动让那位农民大为感动,说:“你这样的老同志太少见了,真像是当年的老八路呀!”

平山这块肥沃的土地,使他的创作生命力在他的晚年再次焕发生机,他又捡回了“丢失了的笔”。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以每两年一部的速度先后创作出版了《白毛女和她的子孙》《天堂里的凡人》《仙女峰的迷雾》《魔鬼的锁链》《危险的火花》《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等八部长篇小说,还有一本散文集《每当我走过》。杨老说:“我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群众找到我,给我讲故事,让我写文章,它们都是来自生活,来自农民。我知道,我的作品艺术水平不高,与别人的‘阳春白雪’相比,我的算是‘下里巴人’吧。”他说:“我这个人若离开了生活,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现在还能拿笔,还能写,但如果离开土地,离开农民,看不见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就写不了东西了。”

几十年来,杨老愿意用自己的笔写身边的百姓,为老百姓树碑立传,却坚决不同意别人来写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本人工作几十年,上级交办的任务没有推卸过,没有拖拉下来完不成的任务,可老部长交办的任务这次没有完成。2007年,老部长张德良溘然长逝,没有完成老部长交办的

淡淡的馨香。我的思绪随着窗外的白云飘向远方。

杨老在平山是妇孺皆知的名人。我最早听说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学语文老师在作文课上讲解如何观察生活,说我们县出了个作家叫杨润身,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两个老乡吵架,他看得入迷,人家吵完了要走,他拦住说:“你们吵得太好了,能不能再吵一会儿?”他早期写的不少小说,直接取材于家乡农村,作品里用的也是真人真名。一些乡亲因为被揭了短,他从天津回乡,人家碰到他却装作没看见,不跟他说话。这类事多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挣了个外号“杨憨”。

真正接触杨老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平山县委办公室工作,他从天津到县里体验生活,挂职县委常委。在县委常委会上,

任务,至今心中一直留下了愧疚。

我请杨老上党课

2005年,全国掀起在党员干部中进行先进性教育的活动,石家庄市委也郑重地为各部门各单位部署了这一活动。活动的初期有一项要求,即:各单位要为党员上一堂党课。如何为大家上一堂言之有物的党课,我想到在平山县城居住的杨润身老先生。杨老是老共产党员、老革命、老作家,具有多重上党课的身份,但不知这位老同志是否肯屈尊降贵。

3月上旬的一天,我从石家庄到平山专门来讲党课的事来请杨老。杨老很谦虚地说:“我老了,我说的事大家还愿意听吗?”我说:“您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您说的事大家能不愿意听吗?”杨老还就讲哪方面的内容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您就根据自身经历随便选择吧。杨老很痛快地答应了。

一位全国有名的作家,80多岁的老人专门为我们这样一个小部门来讲党课,一方面我非常高兴,一方面又觉得我们一个单位场面太小,听课的人少,显得对讲课的人不尊重。回去后马上与市委党校校长张景学电话联系,征求张校长的意见:“我请了作家杨润身来上党课,你们党校是否愿意一起听听?”张校长一听,马上说:“好啊,咱们一起举办这个活动!”地点就定在了党校会议室。

3月21日早晨,一大早我从石家庄出发,7点多到了平山县城杨老的家里,杨老说:“哎呀,文昭,你怎么还跑一趟,让司机来不就得了?”我说:“您能这么远来为我们讲课,我来接一下算什么。”说话期间,杨老已做好了出门的准备。出了门才知道,83岁的老人坐下来侃侃而谈,站起来腿脚很不灵便了,我扶着他,上车时轻轻地把他腿先搬上去,人再坐上去。坐在车上,我为自己的行为有点自责、有点后怕,怎么能80多岁的高龄老人随便出门呢,毕竟年龄不饶人啊!

市委党校的礼堂里坐着党校和我们单位的全体人员,杨润身的名字对大家是熟悉而遥远的,这次真突然坐到了对面,大家摆开

他发言时总是一口不加修饰的方言土语,直来直去,畅所欲言,因此得罪了当地一些人。对此,他只是憨憨一笑。再参加开会,他还是那个只讲真话的“杨憨”。

杨老的家乡是温塘镇的北马家村,后来我到温塘镇任书记。这是一个美丽的旅游小镇。我到温塘镇的第二年,在杨老的鼓励支持下,策划举办了第一届“桃花浴”文化节,一直延续至今。记得有一次在文化节开幕式上,主持人介绍到杨老时说的是“杨润身先生”,杨老立刻不自在起来,拉住我说:“我不是先生,以后请叫我杨润身同志。”

杨老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后来住进天津的医院,多少年没有再回过平山。小脱说,杨老天天要吃平山的小米、山药,一边吃一边说好吃。昨天听说家乡人要来,今天早早就洗了脸,等着你们。

杨老的亲人向我们讲起杨老一件件轶事:前两年,他的手表不走了,让儿子给

笔记本屏息静听。

杨老坐在讲台上,似有讲稿而完全不看讲稿,他结合自身经历从四个方面讲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细微的事实阐述了深刻牢记“两个务必”的道理,让听者耳目一新。没有假大空的理论,没有老人的絮絮叨叨,有理有据,繁简得当,思维清晰,语言幽默,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博得了大家一阵阵掌声。大家从讲台上更丰富了对作家杨润身的认识。

我知道现在请专家、请教授作报告是要有丰厚报酬的,别说请这么有名望的并且年事已高的人了,真不知该怎样酬谢。事先我跟杨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杨老啊,请您这德高望重的人出山可不能白出啊!”杨老却十分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说:“文昭啊,不管到那儿,我不能拿人家一分钱的报酬,这是我的原则!”

面对这样一个洁身自好的老人,我们不知怎样表达对他的感谢。看到杨老的床上铺的盖的不知是哪年的陈旧被褥,我们决定为他换一套新的。再去看望杨老时,我们为他购买了两套暖烘烘的被褥和舒适的枕头安放在他的床上,杨老看着焕然一新的被褥,对我们一再表示感谢。

事后,我用简要的文字记下了《听作家杨润身讲党课有感》:

05 兴先教,党性唤民情。
官腔+八股,常重视与听。
润物须细雨,身教重言轻。
党课90分,分分有回音。
体论老与少,正道一脉同,
掌声如雷声,回报八旬翁。

以后,我在电话上和杨老联系过几次,但没见过面。2015年夏天,在天津的三哥来电话说,他最近去看了杨老,杨老身体不太好,不能出门了。屈指算来,杨老已经93岁高龄了,但愿杨老的身体能够康复,再回到他养他的平山老家来。

他再买一块十五元钱的新表。儿子买了一块两百元的新表,告诉他花了十五元钱,他满意地拿在手里摩挲半天。有一年春节前,杨老叮嘱儿媳,过新年不能太“土”了,要买一身“毛茸茸”的新衣服。这些笑谈,讲的都是杨老的“土”。可是杨老也有不“土”的时候。他的亲人给我们看了1957年文化部颁给《白毛女》优秀影片一等奖的金质奖章,说杨老将一万元奖金全部缴了党费。

我们的低声细语还是惊动了老人。看他醒了,我正要开口,他的亲人对我说:“要说平山话,原汁原味的平山话。”我高声喊道:“杨老!俺们看您来了。”杨老睁开双眼,激动地用平山话说:“我想你们呀!”说完,孩子般笑出声来。他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向我们问起县里的脱贫或坚强情况,县剧团排的新戏,温塘镇的高跷艺术,石骨墙上的桃园,还放放歌喉为我们唱了一段风趣的平山秧歌。

怕老人累着,我们适时告辞了。回来的路上,我在想:杨老在天津工作生活了七十个春秋,到今天也没掉掉身上的“土气”,吃得“土”,穿得“土”,说话“土”,作品也写得“土”。“土”是这位老作家最珍贵的本色,是他与人民心相连的纽带,也是他所有艺术创作的源泉。

(本文原载于202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沃土白杨

□智全海

一天下午,突然接到朋友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老智,老爷子想你了,你这几天能来看看吗?”第二天,我和两个文友带着平山产的小磨香油和小米,赶到天津老爷子所在的医院。

老爷子名叫杨润身。提起杨润身,或许有的人不熟悉这个名字。但是提到电影《白

毛女》,几乎无人不知。杨润身就是电影《白毛女》的编剧之一,今年已九十七岁高龄。在保姆小脱的带领下,我们轻轻地走进病房。小脱告诉我们,杨老昨天知道我们要来看他,一晚上没有合眼,现在刚刚睡着。病房一侧的墙上挂着写有“白杨不老”的隶书条幅,床头柜上摆放着中国作协颁发给他的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周年的荣誉证书,窗台上花盆里的兰花散发出